

景明刻本
紀錄彙編

世宗憲皇帝

卷一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八

續吳先賢讚卷之四

劉鳳

吳寬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未弱冠從博士游雖名一經喜博涉兼通之日覽記諸家書數千言時著文雄鬱獨高之屢試誦通輒不在異等久之乃升國學時張弼下華皆負氣一見不覺折下徐有貞重其器量曰必當起佐王爲貞臣顧以數上不就欲謝罷使者陳賢敦勸乃往遂舉進士第一授脩撰侍孝皇帝東宮

其所往益日新輔翼 聖德實有賴以脩 憲宗書

成進學士至少宰掌綸誥仍侍 武皇帝幼學以會

典成進位宗伯既再居審喻德行之任以禮樂交脩

內外弼成 元良當世榮之遇講學少間疏 上曰

東朝於學自風雨之不時寒暑休暇歲不過一二月

日又不過數刻況又有間之者古八歲始就外傳欲

其近師保朝夕習業衆庶且然而况奉神靈之統者

乎借令誦習於內何若御講席延見儒臣訪咨弘益

也 太皇太后方議升祔禮未有定爲引闕宮詩姜

嫔祭於別廟春秋考仲子之官明惠公不得私其母

未嘗祔也宋雖有竝祔者作而不經豈足法哉從之
又議元吳澄祀於學云禮所謂命有司行事祭先師
先聖者以有功於經者稱師焉故別言先聖謂不責
其全也若楊雄馬融皆於經有功得祀焉則澄何可
廢也寬之學無不考而能折衷以意於經制損益辨
而加之敏性恬於榮進人或謂之淹而每拜命深執
謙讓自其心非矯爲名衆望寬爲政久而竟未及用
雖在表署暇治園日游焉賓客過命之賦詠益厭厭
洽也年甫及數引疾乞罷上不許亡何卒重爲憫
傷所以飭終禮有加等寬爲德也崇天下重其人至

今思之然莫錄其行起居狀略嘗詢故老言其於平生交真能死生之賀恩與同鄉賦止所寓卒遂喪之何耕者嘗與游弟坐逋稅耕罷樂會令歸使者牟俸方爲虐卽捕箠楚之寬傾橐裝且貸請爲之償下士不問賢不肖及幼少皆爲折節若沈周輩與伸布衣交士因寬得名者衆人以志銘請未嘗却故因獲附以傳所著書皆行於時

贊曰吳公當熙洽時以醇德居輔佐贊翊朝夕謨明弼直公顯百世其度固有異哉方其困厄時人謂公戚何以彼其才而令久悒悒乃不以約有所詘及侍

累朝次當遷人或先之公不以爲濡滯也當進對每辭避此其誠讓有師師風古之人乎不可得而見之矣若其學尤邃於經術議必奉以從無所阿曲其格正爲多而一時禮樂制度彬彬質有文武焉可謂盛極固多君子哉咸以純質敦厚濟穆穆之治休哉 國家文明之會也

孔鏞

孔鏞者長洲人家本闕里父友諒永樂間庶吉士爲令雙流人陋不知學諒教之詩書選秀雋親爲講授自是始有籍於朝仕至通顯者鄰有寇逸境上自行掩之悉得計上對簿功最 上復策之對又善令入

侍未久卒鏞以景泰間進士初爲連山令故越在榛莽寓治他所爲剪荆棘立邑屋招懷綏集使治耕稼務以靖之境因漸闢道路無壅遷守高州高亦數中夷寇鏞至卽發其子弟率厲之躬自行奮擊摧鋒所向輒奔斬捕首虜五百餘并得所掠民四百五十人降其衆萬餘劇賊鄧公長復合衆據茅城距高不十里所猝無兵度已亟乃單騎往喻賊駭挺刃夾道欲恐脅之鏞故徐行抵其所下馬據中坐極言利害令解散卽爲良民何阻兵勞苦爲酋長尚恣睢未有降意鏞徧歷其壘曉以無爲惑誤不得安田里從容歸

夜漏已深城中疑以沒賊望見公來大驚及晨自歸者萬茵長知衆散乃亦請命餘寇在雷游魚博白相繼破降之使者上其功遷按察廣東仍守其地以憂歸州人祠之復以御史大夫撫貴州貴尤在鬼方有曰溪刺者刺勇而溪善爲兵爲訐甚且以賄交諸禍惡吏時調我動靜爲持其構鏞欲詢諸將知不可乃之清平擇所部可用者王通優假之且問以所急通以他語對乃屏人詰以與溪通狀通猝愕引伏謝曰死罪有之然言之恐不能濟則齟齬首事者墳墓矣雖公庸不傷威重哉鏞曰何至是遂悉言所以且曰

若通無能爲必得曾瑞乃可此兩人者溪所信可刼之伏鏞秘之他日者曰吾欲使行微誰可者乃以命曾曾入謝謂之曰爾何得通賊曾懼不敢對曰無恐第爲我謀曾引瑞瑞對亦略言溪刺不易制者鏞曰徒爲我使其出吾自取之瑞乃往見溪溪迎問以新將若何審計策瑞曰易與耳不足患今者來見道旁犍穹然巨試以牛往闢溪喜欲得之瑞卽邀與行又言夢恐非祥使卜卜又不吉頗懼瑞詭言夢惡得吉且刺以勇聞今不行豈怯耶刺乃奮勵行遇曾以衆警道上瑞言曾新被命宜謁之且請去佩刀爲禮溪

刺見曾曾佯曰你素謹事我今我行部爾何不親掃
除具供張而敢易視者溪刺以狎不虞有他曾遽麾
兵擒之猶手格傷數人以獻磔之境上蠻惕息不敢
動召爲少司空卒富陽鑄重厚少文其功在西南夷
爲多忠誠體國知無不爲而未嘗自列行事具在所
報牘每載以從卽所爲爰書皆吏議稱平者亦以是
無傳焉

贊曰韶文質謹以忠信明察之長稱至所建立乃赫
赫有武烈焉故時者吏必盡其職不敢飾情妄有希
慕卽鑄始終於外從事蠻貊忠誠不欺其志而有謀

策倚神靈奉威命故能制其死使輯寧無患可謂封疆之臣公篤之慮然不置之內者亦因所長用之不全者庸令久爲軍有司掌誥禁達險易死行間耶

程宗

程宗者常熟人成化間仕主事至御史大夫時相安賄於猛密欲使劉職方往辭宗方有服遂舉之視師雲南喻以意宗至咨之撫監使者吳誠宗言其不可狀宗怒曰內嫌此久正謂若不能任尙敢爾誠宗憂憤卒遂招罕美輕之顧邀宗來撫不得已而往美益傲睨辭不遜隨咱之貨故時夷謁使者至廷伏不

敢起兵左右夾之至是宗乃延之坐遂爲請畫分地
世其官相安喜擢宗至司空猛密故屬木邦叛之自
立西南夷不平以兵相攻久不靖 敬皇帝時斥宗
贊曰宗以庸庸致位顯榮無足言者特已命使出疆
得專斷不俟報而西南事乃從中制貪者兆釁數年
所殘傷不勝計且使輕中國恣其桀傲決夷夏防慎
哉後所以馭荒服其無以浚利之臣也

徐恪

徐恪字公肅成化時以葉盛薦爲給事所上言簡質
可循而行出叅議楚歲荒行流民荆襄舉刺郡邑吏

二千石勞來有意九年始移河南 徽王自辟署恪

謂不應令阻之 王怒上言恪 上更直之 詔謂

恪守文吏何害王其勉自愛者河徙汴有議徙封社
城許事下恪恪言不可者五乃止就拜都御史撫豫
司農以民所負輸不入遣使督之急恪言湮浸後尚
未蘇請俟其息許之漢上與鄖蜀之夔皆相去遠故
盜作屢不能治請別爲省下諸使者議恪獨持不可
遂罷而特命使者作監於鄖恪在豫每以義格正不
爲用事者所善有求又不應諧之 上知恪忠復使
蒞楚河南爲之罷市有司以帑金餘幾所治行恪愧

謂吾植行未耶何不能使人無薄已者楚聞恪當至
懽若更生適始建藩封使旁午於道壞鹽筴私其利
恪捕其下致之法貴倖愈不便恪共沮毀之 上益
知其誠直進少司空不由外論上衆驚焉恪遂力辭
云初未嘗敢以譎要 上又謝絕知交孤立任一意
欲有橋正拂違何自而蒙拔擢似有阿附者 上爲
喻所以用之意乃受命其姪工慎惜財費諸所繕治
勾計詳密百工飾力比材不使失秩裁抑不急權勢
有所干峻拒之滋不悅恪累以年及請不得滿六載
考上疾作 賜安車歸言者猶數言恪敦重守正可

屬大事欲起之會卒自以受 上非常眷不有靡躬

竭節何以稱塞已負無可言戒其家慎勿以追贖請

者生平慕魏公驥簡素渾厚無幾微間故功名畧與

相比其介廉自性植善爲奏每疏白事皆曲而致纖

細具如相對語在外度力所及無不爲遇裁異必力

陳所以消彌指切時弊未嘗有所畏不盡

贊曰恪儀觀甚美偉丈夫哉其所守乃不可奪不以

文學議論長而遇事是非蚤起以一言立斷推誠體

國公諒之有焉雖數忤時遇 明主知讒不行得以

肆所爲固亦以見 憲 孝問得人盛無不侃侃閭

間謀議可否中外相應越有成蹟豈偶然哉

李應禎

李應禎者長洲人一名甡又名維熊與弟應祥孿生少好學尤警絕多通景泰間選於鄉中貴人牛玉欲使教諸闈要祭酒必致之避不往已而授中書中書故待詔殿廷有所供方牘或非其人雅不樂乞爲掌故不許適命爲浮屠書疏言爲天下有九經未有以浮屠者大忤幸上明仁薄其責乞省毋歸竟罷中書遷南曹郎未上久之始拜職方遷尚璽蒲一考進太僕亡何遽謝免當其爲中書時郊祀禮成宴群